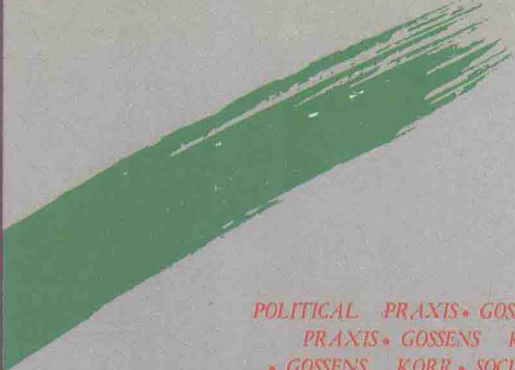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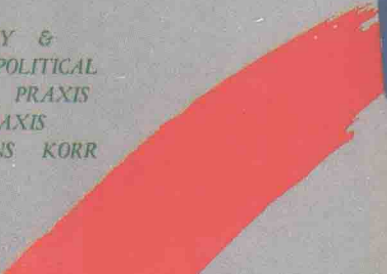
許津橋 著

社會理論與政治實踐



POLITICAL PRAXIS • GOSSENS KORR •
PRAXIS • GOSSENS KORR • SOCIAL
• GOSSENS KORR • SOCIAL THEORY
• GOSSENS KORR • SOCIAL THEORY &
• SOCIAL THEORY & POLITICAL

SOCIAL THEORY & POLITICAL PRAXIS • GOSSENS KORR •
THEORY & POLITICAL PRAXIS • GOSSENS KORR • SOCIAL
& POLITICAL PRAXIS • GOSSENS KORR • SOCIAL THEORY
POLITICAL PRAXIS • GOSSENS KORR • SOCIAL THEORY &
PRAXIS • GOSSENS KORR • SOCIAL THEORY & POLITICAL



SOCIAL THEORY &
THEORY & POLITICAL
& POLITICAL PRAXIS
POLITICAL PRAXIS
PRAXIS • GOSSENS KORR

許津橋 著

社會理論與政治實踐

© 許津橋 1987

社會新刊 ②

社會理論與政治實踐

作 者／許津橋

校 對／許津橋・袁重久・耿校超

發行人／陳達成

出版者／圓神出版社

社 長／簡志忠

總編輯／許國賢

地 址／台北市信義路四段三三九號四樓

電 話／700-5636・703-0206

郵撥帳號／1009368—5圓神出版社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3475號

印 刷 廠／永裕印刷廠

總 經 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三六七號

電 話／642-551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初版

定 價／11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從此，不再漂泊(序)

廖仁義

是甚麼東西使我們成爲一個羣體，從而走進共同的歷史軌道的？

法國思想家沙特曾經說：「同一個時期，同一個羣體裏面的人，由於他們經歷過共同的事件，提出或迴避過相同的問題，所以就具有相同的感受；他們有著共同的構想，源自共同的傳統。也因此，一個作者不必反覆敘述，因為他們之間有許多彼此熟悉的關鍵字眼。」同時，他又指出，「作品是個媒介，它使生活在共同的歷史，創造共同的歷史的人之間，建立一個歷史的聯繫。」

在臺灣，戰後出生的一代，雖然未曾親眼目睹戰火，但是，卻體會得到戰爭所遺留下來的悲劇及其陰影。有時，這個世界上遠處的戰火，也會撩起我們隱藏在內

心深處的傷痛——是甚麼東西使人必須彼此對立？是甚麼東西使人必須斬斷自己和上一代之間的對話線索？戰爭，尤其是內戰，使我們和上一代之間的歷史軌道是斷裂的；而內戰所造成的意識形態的爭執，更使我們在同代人之間喪失了共同的著力點，因為我們的思想格局是破碎的。是的，是破碎，而不是多元，更不是開放。

認真回顧我們過去的思想環境，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一代，尤其是五〇年代出生的一代，雖然我們曾經遭遇共同的事件——有著因為內戰經驗而不相往來的父執輩，有著因為二二八事件而噤若寒蟬的鄰人，有著因為保釣事件而徬徨的兄弟，有著因為美麗島事件而哀傷的朋友——而且，我們之間也有許多彼此熟悉的關鍵字眼，諸如共匪、臺獨、統派、獨派、中國式民主、戒嚴，但是事實上，在這一代的臺灣人之間，從來沒有建立一個歷史的聯繫。我們，一直都在漂泊。

我們之所以一直在漂泊，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很少有人是為了建立這樣一個聯繫而寫作。我們迫切需要更多「作品」，讓我們不再破碎，不再斷裂，當然也不再漂泊。

真正的作品，按照深刻的存在感受來說，應該是一個實踐的活動。在這個實踐

活動中，寫作與閱讀是兩個彼此對話的面向，它們唯其彼此互動，彼此聯繫，才能完成這個活動。

就思想的作品而言，四十年來的臺灣，不但曾經長期陷於政治情結之中，一直只是政治角逐的工具，而且在近些年來，更是淪為商業體系的殖民地。嚴格說來，真正站在這塊多災多難的島嶼的歷史背景中，探索這個不知何去何從的族羣的社會處境的思想作品，是極為少見的。

在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方面，近些年的臺灣，也因為英美各國的流行，而接觸到不少原先具有批判色彩的潮流。這些潮流，原本都是相當具有反省性與批判性的，乃至於都是具有解放意圖的，意圖從「被有系統的予以扭曲的溝通」（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語）中解放出來，然而，傳到臺灣之後，他們變質了。它們原本應該是屬於哈伯瑪斯所說的第三種認知興趣——一種能夠對意識形態產生批判功能的興趣——，但是，它們在臺灣卻成為第一種認知興趣（即以科技榨取自然資源的認知興趣）中的一個類型。換句話說，它們是一種以批判的面貌出現的「商品」；它們雖是「思想」，但是卻被當成「自然」，拿來生產，拿來販賣。

面對這樣一個形勢，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真的很難判斷甚麼才叫「作品」。在一個大家都懂得該用甚麼東西去換取掌聲與票房的時代裏，漂泊有時是知識分子既不想追名逐利又不想擺出虛矯身段的一種實踐，如果這還算是實踐的話；只不過這種漂泊並不是因為無知而產生的漂泊，而是一種因為知道太多以至於不想妥協的漂泊。

固然這個世界上因為歷史的悲劇而漂泊的人非常的多，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這塊被稱為「美麗之島」的土地上，自從歷史座標錯亂以後，自從思想格局破碎以後，有著多得不成比例的漂泊者。

在我認識的人之中，許津橋是一個典型的漂泊者。許津橋本名許國賢，目前，他既不是一個衣冠體面的學院文人，也不是一個自命清高的民間學者。他一直在漂泊，但是，他是以一個不妥協的思想工作者的身分在漂泊著的。這本叫做《社會理論與政治實踐》的思想論文集，是他漂泊多年所寫的作品的一個集結。

在這本書的前半部裏面，他毫不忌諱的以一個不具特權背景的研究者的身分，寫下了他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反省；他那種比批判意識還要深刻的

漂泊意識，使我們從馬克思到阿圖舍這些曾經令人心驚膽跳的名詞中，讀到的不是一連串的教條與禁忌，而是臺灣知識分子在跳出思想框框時的一聲聲驚奇與感喟。

同樣的，在本書的後半部裏，他表現的仍然是一種不願接受擺佈的姿態，一種不願接受美國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所擺佈的姿態。在「半美據時代」的臺灣史中，臺灣的知識分子經常處於世界觀的失落狀態而不自覺，以至於在知識與實踐上無法平衡。也因此，本書對這種長期支配臺灣的世界觀所做的反省，正可以說明臺灣島上過去多少的政治實踐，在著力點上是有待商榷的。

事實上，不僅對許津橋，甚至於對每一個不想受近代意識形態支配的人而言，認同與批判都是極爲誇張而虛矯的。因爲，此時我們迫切該做的是——認識。

唯其認識，徹頭徹尾的認識，我們才能使過去四十年來的漂泊，演變出更爲深刻的意義。唯有我們的社會，真的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不斷出現能够用心探討問題的作品，早日結束這個漂泊的年代，我們的「歷史的聯繫」才會完整。當然，這時候，我們的社會才算是一個生活在共同的歷史軌道中的羣體。

而漂泊，從此才有可能成爲歷史名詞。

一九八七年九月

自序

許津橋

我是一個卑微的小人物，在我卑微的存有之中，卻仍保留了一些固執和堅持，這種性格成分所經歷的憤怒、惆悵、不滿和期盼，也反映在這本集子的各篇文字裏。我下筆時的心境，就如同一九八二年底所看的一部比利時電影「漂泊」一般，始終閃動著一種夾雜著悲淒與苦澀的漂泊感，一種試圖給予卑微一個較為清晰的實質形貌的漂泊感。

經常地，馳騁於理想之中的我告訴現實世界裏的我：在不公道的生活世界裏，妥協只是在無奈中謀取生活手段的局部讓步，而絕不是意志的屈服，基於這種頑強的認知，我展開了雖然是粗糙但卻投注了性情的文字勞動。這裏所呈現的勞動成品

儘管多半散逸著低抑的情調，不過，我期望其中的正面質素能給懷有真性情的讀者起一些積極的作用。這本集子所收的文字除〈馬克思主義與階級〉、〈費爾巴哈論題的動性〉、〈美利堅帝國主義的黃昏〉等三篇外，都曾刊載於《中國論壇》、《當代》、《文星》、《暖流》等刊，在此謹向上述各刊的編輯同仁致上誠摯的謝忱。

在我波折的漂泊歷程裏，林榮椿、鮑世亨、于建明、劉文賓、林錦秀、鄭長進等人的情誼，一直是鼓舞我勉力求進的力量。此外，與劉祥光在商學院的沈悶氣候裏共同研習人文社會理論的經驗，令我受益良多，張福建則啟發了我對西洋政治思潮的興趣，同時他的關照使我避免了不少思考與行為上的錯誤，廖仁義進一步提醒我關注人類主體的自主性，莊文瑞開導我釐清科學方法的本質，蔡詩萍在民主理論與實踐的關聯上，給我許多積極的啟示，李祖琛引導我認識溝通行為的潛在內涵，馬康莊和張家銘使我對社會理論的特定歷史性格，有較為深入的理解，徐文瑞幫助我建立一個考察黑格爾的初步水平，遠徙南洋的洪鎌德則經常就歷史物質論的有關問題，予我剴切的指導。雖然我對上述諸問題仍缺乏統合的思考，不過，若無他們

的幫助，我必將陷入更爲混沌的境地。

最後，容我自私地以這些文字勞動成品向那些在困境的不斷挑激中仍然堅持人本主義理想的人們致敬。

一九八七年八月，臺北

獻給

我的祖母及父母

目 錄

從此，不再漂泊（序）	 廖仁義	III
自序		IX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浪漫旅程		I
馬克思主義與階級		二九
路易·阿圖舍：問題與線索		八三
青年馬克思的若干問題		一一九
——評洪鏵德的《傳統與反叛》		
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		
〈費爾巴哈論題〉的動性		一三五

法蘭克福學派的反體制批判·····	一四三
——評巴托莫爾的《法蘭克福學派》	
歷史想像與社會結構·····	一五七
——評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政治研究與人性假設·····	一六七
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黑人權運動·····	一七五
霸權的核武神話·····	一九七
美利堅帝國主義的黃昏·····	二〇七
邁向自主的國際政治觀·····	二三三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浪漫旅程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但在這個僅有的地球上，對於特定事物存在著極端對立意見的景況，卻是屢見不鮮。譬如說，有些人認為日前又在坎城影展綻放光芒的西德導演溫德斯的電影，沈悶乏味、不忍卒看，然而，歐陸各項影展的評審諸君對他卻極為厚愛，經常給予他別人求之不得的獎賞；再如有些人認為雷根是二十世紀美國政壇最後的騎士，不過，有些人則斥其為危害全球安定的頭號戰爭販子。本文所要處理的主題，也受到類似的對立評價，尤其特別的是，正反雙方的聲勢顯然不相上下；我們要處理的題材是：當前西方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思潮，或者更確切的說，西方馬克思主義。

在兩極之間開出新路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質素確立於十九世紀，透過兩位極具國際色彩的日耳曼知識分子之手，馬克思主義展開了它危險中帶著希望、希望中帶著危險的辯證歷程。歷經百餘年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呈現了多種不同的變貌；而針對不同的面貌，不同立場的論者也對其產生了差異極大的評價（儘管他們都認為是在探討一個可明確辨認的對象）。開放社會最頑強的守護者卡爾·巴柏，一九八六年五月為其自傳《無盡的追索》撰寫新版跋文時，再度闡述了他自《歷史定論主義的貧困》出版以來，四十餘年不變的基本立場：「馬克思主義烏托邦與烏托邦激進主義的夢想、以及對非馬克思主義西方世界的怨恨，促成了諸如支持暴力、認定當前西方世界裏的自由與工業主義緊密相連、並指陳這只是極權主義的一種隱匿形式因而較諸任何開放形式極權主義都要來得糟糕云云……任何準備嚴肅地拿我們在西方自由主義民主裏的生活與其他社會裏的生活做比較的人，將不得不承認：我們在歐洲與北美、在澳洲與紐西蘭，有著人類歷史進程裏所曾經有過的最好與最平等的社會。」（註一）巴柏

同時以他慣常的佈道家的口吻，勸導世人：「打開你的眼睛，看看這世界是多麼美好，並看看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是多麼幸運！」（註二）美好而又幸運！可能是的；但也唯有像巴柏這樣擁有如此「超卓」之智慧者，才能對當前的西方「開放社會」抱持著這種死而無憾的無比忠誠。巴柏以駁斥未來的烏托邦為其終生之職志，但是，巴柏的烏托邦就是「現在」，特別是現今的西方先進社會。這種不為不可預見之未來所惑的見解固然有其步步為營的、審慎穩健的優點，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充分表露其缺乏長遠視野的自滿心態。做為本世紀最具震撼力的科學哲學家，巴柏的政治社會判斷卻顯得極為平庸、同時欠缺想像力。

我們在這裏所看到的巴柏，只不過是重彈興起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工業社會」理論的老調，這種認為西方先進社會藉著社會福利的推展、教育機會的均等化、垂直社會流動的日益普遍、政治與經濟的反重疊趨勢、管理權與所有權的分立、知識分工取代了階級分野、勞動階級的布爾喬亞化等等內部變造，已全然脫胎換骨、並在本質上超越了資本主義原有的格局與內在韻律的見解，在中間（偏左）派論者安東尼·季登斯（Anthony Giddens）《先進社會的階級結構》、《社會理